

我在大学的第九宿舍住了整整八年。那个简陋的住房楼，一家挨着一家，房间对着房间，公用厨房，

公用自来水龙头和卫生间，东头八九家，西头八九家，长走廊白天灰灰黑黑，夜晚昏昏暗暗，可是每一家搬进去都是欢天喜地地慌慌张张，真是欢天喜地！

那时我们都三十多岁了。好不容易结束了种地、做工的日子，被安排进一个灿烂的新年月，考进大学，毕业留校，有一张床可以让一家人睡下，有张桌子可以吃饭，备课，一个很小的书橱，放进自己的书，在房间里转过来转过去地兜兜啊，心里全是抒情的歌。我常常趴在南面窗口，看着外面的树林和草地，不远处开往南方的火车，铁轨的震动传到窗框和玻璃，光线太耀眼，心会恍惚，确定地得到了，却疑惑得有些摇晃，命运怎么就这般光亮起来了？没有很久之前的那十年光阴里，我每个月都会从窗外不远的公路上往返一次，去农场劳动，回上海休假，坐在长途车的窗口，可以隐约看见这个大学，但那是和我毫无关系的，而现在，我却是正趴在它的一个窗口前！

窗外树林里的鸟儿们唧唧叫得清亮，可是怎么也比不了性情和嗓音都光亮的办公室主任虞建萍老师的声音，她几乎是奔走到我面前的，朝我喊：“梅子涵，你搬到第九宿舍去吧，蛮好的，木头地板！”

我在大学的第九宿舍住了整整八年。那个简陋的住房楼，一家挨着一家，房间对着房间，公用厨房，公用自来水龙头和卫生间，东头八九家，西头八九家，长走廊白天灰灰黑黑，夜晚昏昏暗暗，可是每一家搬进去都是欢天喜地地慌慌张张，真是欢天喜地！

那时我们都三十多岁了。好不容易结束了种地、做工的日子，被安排进一个灿烂的新年月，考进大学，毕业留校，有一张床可以让一家人睡下，有张桌子可以吃饭，备课，一个很小的书橱，放进自己的书，在房间里转过来转过去地兜兜啊，心里全是抒情的歌。我常常趴在南面窗口，看着外面的树林和草地，不远处开往南方的火车，铁轨的震动传到窗框和玻璃，光线太耀眼，心会恍惚，确定地得到了，却疑惑得有些摇晃，命运怎么就这般光亮起来了？没有很久之前的那十年光阴里，我每个月都会从窗外不远的公路上往返一次，去农场劳动，回上海休假，坐在长途车的窗口，可以隐约看见这个大学，但那是和我毫无关系的，而现在，我却是正趴在它的一个窗口前！

窗外树林里的鸟儿们唧唧叫得清亮，可是怎么也比不了性情和嗓音都光亮的办公室主任虞建萍老师的声音，她几乎是奔走到我面前的，朝我喊：“梅子涵，你搬到第九宿舍去吧，蛮好的，木头地板！”

好人客厅

梅子涵

有的人家房间大些，有的小些，有的朝南，有的朝北，个个都过得笑容可掬，心平气和，谁也不比较谁，一个可以住下的房间，是一个花团锦簇的心里花园，谁还自己刮风下雨，打落花苞？

每天做饭的时候，公用厨房是我们的沙龙，也是味道客厅。看着自己的锅里，闻得到别家的鲜美，友好地说些乐趣话，言语绝不会伤害，哪家有个难处了，关切地询问里，语气都是弥散出热气的。那一回，我突然剧烈地腹痛，龙根恨不得让自己变成一辆汽车送我去医院，可是只有自行车，我坐在后座，听着他一路急切地呼呼气喘，送到医院，竟然不痛了！

真实的温暖情感，是可以变成路途上的药的，我们一路慢慢地走回来，天空尽是阳光。

他是外语系的，教俄语，他的妻子在另一个学校教英语，都属于生活里最朴实的安详者，朴实说话，朴实穿衣，中午的时候，龙根独自在家，几乎每天都是只下一碗清汤寡面，从来不为自己煎一个荷包蛋，他下过乡，当过真正的艰难农民。

威武是体育系的。他穿过走廊，走进厨房，永远都是体育般的步子。那真是一个充满喜悦的人，心性又细腻，待人客气得自自然然。他绝不谈论高深话题，不指点江山，说什么话，怎么说话，比任何人都明白，温和地生活在普通的生活里，性格极其安

全。但他愿意开开自己玩笑，好玩地毁坏一下自己，让大家开心。他每天的午饭，几乎就是炒一个蛋炒饭，他每天都在操场上跑步，需要蛋白质。

三十多岁的时候，他就说自己是老头了，现在七十多岁，却依然还像小伙子。

佩信是教语言学的，方坪教外国文学。这一对夫妻，真懂得为人干净的逻辑，只在专业里，爱惜课堂，爱惜学生，爱惜在学问里深浅自如的愉快呼吸，不会巴结，不靠近任何歪斜，走进教室，回到家中，日历翻得有条不紊。是真的知识分子、大学教书的老师。

他们家的锅里、餐桌上经常有土豆，上海人都是说洋山芋，洋山芋番茄汤。住在第九宿舍，我只有在他们家吃晚饭时去串过门，看见过他们吃饭的样子，慢慢悠悠。我每一次站在巴黎诺伊那个推广土豆的法国男人铜像前的时候，总会想起佩信吃土豆的神情，他从汤里夹起一块土豆的时候是那么认真，放进嘴里好珍惜，味道十足，他做学问也必定是那样！

王琪不是大学的，在外面的工厂上班。他的妻子是学校食堂的炊事员，所以也和我们成为邻居。他是我们这个热闹的厨房里最会做菜的。每晚

他做菜的时候，也听着我们交谈，从不开口插话，大概觉得自己是工人，所以只当笑嘻嘻的聆听者。其实，我们曾经都和他一样，在农村或者工厂，一身泥泞和油污。我们谁也不会把自己看得比他有知识，而是个个都很喜欢他，欣赏他做的菜，由衷夸奖，自甘不如，弄得他天天难为情。

还有就是夏阿婆了。她的当大学老师的先生离世了，留下独自一人。每天不声不响，简单饭菜，走进走出，像一个亲和的母亲影子。我们的孩子上幼儿园是她送，放了学是她接，刮风下雨，还准备了糖果饼干，给小孩子吃，等着我们一个个下班下课回家。是一个怎样的默默老人，除了收下我们嘴巴上的谢谢，什么别的也得不到。小孩们后来长大，远走高飞，四面八方，后来她也离开世界，可是我们没有任何人忘记了她的。这个像母亲一样的默默老人，我们心里默默地想念，

我住过国际饭店

任溶溶

上海有家有房住，没有必要住旅馆，可是我在国际饭店住过三天。是怎么回事呢？

当年苏联开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波列伏依有篇报告发表。出版社要我在春节里赶译出来。为了避开来拜年的亲友们，我就住进国际饭店，有吃有睡，真是享福，花了三天时间译出了这篇报告，完成了任务。

他做菜的时，也想着在心里喊：“夏阿婆！”老人啊，她一定很好的！

我是第一个搬离第九宿舍的。在那儿，从讲师住到教授。搬进大一些的房子。我没有比别人高多少的水平，只是得到了机会。新的家在相隔几十米的另一幢楼里，这些在一个厨房里做了八年饭的朋友，香味客厅的好人们，男男女女一同帮了搬，都是祝贺的心情、神情，从一楼搬到五楼，一个也不缺，单单那一架沉重的钢琴就搬得可以写一首最深情的协奏曲。龙根喊着口令，大家一起哎哟哎哟，每一个台阶是如何跨上的，转弯抹角又如何拐过，全部的家当都搬入停当，没有喝一口水，他们就走了。

三十多年了，日历太快。后来，大家也都是你搬家他搬家。我们都已许久没有再见面。我们都在忙着什么呢？

但是我们都是想着的。我把想着写出来，满眼泪水。

莎士比亚一生有着无数的谜，他也经历过各种事变和坎坷。莎士比亚被认为是一个文坛怪杰。他是个出生于小镇的乡巴佬，传记上说他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但却敢于闯到伦敦去撞大运。他成功了，卧薪尝胆几年成了杰出的戏剧家。伦敦的大剧院上演他的剧作，他后来还成了环球剧院的股东。

但有人怀疑莎士比亚根本就不曾写作：那时，在英国，戏子和写剧本是下三滥行业，有人以为以他著名的剧本实际上是某个或某几个贵族写的。这些上流人买断了莎士比亚的名字是为了用它署名以避嫌。循着这个思路，甚至有人找到了一系列的贵族和学者作为“莎士比亚”的候选人名单。里面包括社会闻人、名流，甚至有哲学家培根；最可称奇的是居然有人“考证”出莎士比亚剧作的原作者就是伊丽莎白女皇本人！但这么多多少少都有戏说成分。

莎士比亚的剧本贴近生活又有着人文主义浪漫气息，很受时人欢迎，很快就火遍了都城。传说伊丽莎白女王传他的班子去宫廷演出，看了《亨利四世》后还不过瘾，指定要莎士比亚写个这剧里的丑角福斯塔夫谈恋爱故事，于是莎士比亚就应命创作了《温莎的风流娘儿们》。

可惜好景不长，彩云易散。他刚刚红火没几年，1592年伦敦突然暴发了大瘟疫。那时候卫生水平极低，瘟疫流行，必须关闭剧院杜绝传播源。其后在1593—1594、1603—1609年间英国又发生多次瘟疫。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事业刚刚起步的莎士比亚跟着遭殃了。

陆遇厄运，莎士比亚没有气馁，他将天灾人祸当成了砥砺意志的动力，用这段时间来充电和进修，转行进行其他创作，写出了两部著名的长篇叙事诗《维纳斯和阿都尼》《鲁克丽丝受辱记》和154首十四行诗；成功地奠定了他在上流社会文坛的名声，为自己以后的文学事业再上层楼做了最好的准备。

莎士比亚幼时上文法学校学过拉丁文，他这两部长篇叙事诗皆取材于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对这两部长诗，莎士比亚活着的时候非常看重。文学史料载，他这两部长篇叙事诗曾经有过很崇高的文坛地位。1650年以前的莎士比亚作品中，《维纳斯和阿都尼》受重视的程度仅次于《哈姆雷特》；而《鲁克丽丝受辱记》则在《亨利四世》等作品后占第四位。直到1700年，他的诗歌才渐居次要地位。莎士比亚本人对自己的长篇叙事诗也非常看重。《维纳斯和阿都尼》出版时，他骄傲地称这是他的“第一个成果”。显然，莎士比亚此前已经有了大量成功的剧本，莎氏仍然称它“第一”，足见他本人对它的重视。

《维纳斯和阿都尼》取材于古希腊罗马神话，情节是描写爱神维纳斯无望地爱上了美少年阿都尼，而阿都尼的心却在原野，他希望孔武有力驰骋狩猎的生涯。此诗的主题迎合了当时的时代精神。一是崇尚人间性爱和人性的释放，二是赞美人的天性和对大自然的狂恋。这部长诗的主题是悲剧：最后维纳斯没能拴住阿都尼的心，爱自然的他非要去打猎而死于野猪的獠牙。他最后变成了一枝艳丽如血的风信子花。

而《鲁克丽丝受辱记》则揭露当时罗马暴君塔昆的儿子强奸属下贵族妻子鲁克丽丝，她受辱后哀恳自己父亲和夫君替她报仇然后自杀的故事。鲁克丽丝的殉身激怒了整个社会，全城百姓发起了暴动终于推翻暴君统治。在这两首长篇叙事诗中，莎士比亚抒情和叙事技巧十分高超，且夹叙夹议，充分利用了他善于驾驭的戏剧性技巧，写得情节跌宕起伏摄人心魄。在瘟疫流行时期，虽然不能去剧院看戏，大家仍然能在家欣赏他的才华。莎氏的这些叙事诗受到了热烈追捧，以至于伦敦一时间因之洛阳纸贵，在出版几年之内它们就被连续再版了11次。

除了长篇叙事诗，莎士比亚此期也写了大量十四行诗。这批十四行诗也非常成功，研究者认为它们披露了莎士比亚的身世和感想，有自传和史料的价值。这些十四行诗后来有很多进入了莎翁的剧本，成了他练笔的前奏。据史料记载，英国在1599年就出现了莎士比亚诗歌的盗版，卖得很好且马上重印。这些诗作在他生前和死后多次盗版，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

春天又到了，百花盛开，一只只蜜蜂又在花丛中翩翩飞舞，唐朝诗人罗隐说得对，“采得百花成蜜后”，为我们辛苦为我们甜！

半月后，蚕宝宝已经蜕了四次皮了，请看明日本栏。

当莎士比亚遇到疫情

海龙



出神

詹政伟



一个难得的大晴天，去往四季花园餐厅，到处都在修路，修筑更新、更宽、更通畅的路，在建设银行总部拐角处，一个女人驻足等在那里，微皱着眉头，出租车司机按了几下喇叭，但女人不响，司机摇下车窗，冲她挥手，喊，那女人还是不响。司机骂了一声，神经病。女人依然浑然不觉，灵魂出窍一般。

是的，没人知道那女人在想什么。太多的嘈杂，掩盖了太多的真实，注定会让我们彼此都感到不适。

在众多熟悉的昆虫里面，令我最具好感的昆虫是让许多人望而生畏的蜜蜂。

上初中时，我们家在园艺场承包橘树，当时整个园艺场有四五万棵南丰蜜橘树，光是我们家就承包了一千多棵。园艺场及周边村子似乎没有人养蜜蜂，为提高蜜橘品质，改善家庭生活，父母决定养几箱蜜蜂。因为养蜂，因为有了《养蜂手册》，我才对这舞动的精灵有更多了解。一箱(群)蜜蜂犹如一个国家，主要由蜂王、雄蜂和工蜂组成。我们通常讲的蜜蜂，更多的时候专指工蜂，它是勤劳的，是舞动的精灵。

它是舞动的精灵，是我看到最细心的昆虫。我曾经仔细观察过蜜蜂采橘花蜜，蜜蜂采蜜时，它总是“嗡嗡嗡”地先围着树梢慢慢转几圈，似乎在巡查自己的领地。转了几圈后，看中其中一朵，头倏的一下探进去，然后像条件反射似的弹起来，又飞向另一朵花，又把头倏的一下探进去，如此循环往复，几乎要在每朵花上停留片刻，像严谨的质



备餐 (油画) 黄石

检员在检查蜜源质量。一圈下来，它又选择了最初探头的那朵花，只见蜜蜂缓缓地飞上去，轻轻地落在花瓣上，把头紧紧地伸进去，细长的嘴管深深地扎进花蕊中，双翅一抖一抖，屁股一撅一撅，一对后腿有节奏地一伸一曲……采完这朵又飞到另一朵。

它是舞动的精灵，是我看到最聪明的昆虫。且不说不会使用测量工具，它的们，筑的巢据专家们研究是自然界最优建筑——所有菱形钝角为109°28'，所有的锐角为70°32'，巢壁厚0.073毫米，误差极小。单看它们采蜜，就令人叹为观止：蜜蜂采蜜时，从一朵花飞向另一朵花，三对细长的腿非常协调，一对前腿夹着脑袋不停向后颤动，把头上的花粉轻轻刷下来；中间的一对腿一前一后交替划动，把胸部花粉刷下来同时把前腿刷好的花粉传给后腿；后腿交替伸曲，在接收前面传过来的花粉同时把腹部花粉收集起来。再用左右两

边的腿交替把花粉“搓”成一个小小的圆球，再将花粉“装”进后腿的花粉篮里。如果蜜源好，它还会轻盈地跳起“8”字舞，好像在指挥着大家快来采啊，这儿有好多香甜的花蜜！

它是舞动的精灵，是我看到最勤劳的昆虫。除非寒冷的冬季和其他季节天气恶劣，每天天刚亮，成千上万只蜜蜂就飞出蜂巢飞进花丛采蜜，一重要忙到太阳落山，其间往返家和蜜源地不知多少次。我记得《养蜂手册》说每生产一公斤蜂蜜，大概需要一万只蜜蜂飞行45万公里，采集至少一百万朵花，可见其工作之辛劳。在蜜源丰富春夏时节，经常能看到携带着两个花粉团的蜜蜂一飞到蜂箱口，就直挺挺地掉下来，有的腿蹬几下，再也不敢动了；有的静静的歇息三五分钟后，又振着翅膀飞向花丛。每天清晨，蜂箱周边还有成堆的蜂尸，那是“过劳死”的蜜蜂，它们为我们酿造甜蜜生活，不知疲倦地工作，

蜜蜂：舞动的精灵

赖黎明

直至献出生命。

很多人怕蜜蜂，怕的是它尾巴那尖尖的“匕首”——毒腺和螫针，怕的是它遇到“敌人”时的蜂拥而上。其实蜜蜂的性情是温顺，是可爱的小精灵。如果你仔细观察，它那毛茸茸的身子，和老虎一样的条纹，金子般的双翅，每天唱着歌儿，不知疲倦地忘我劳动，是非常可爱的。只要你和它熟悉，熟悉它的习性和脾气，它是不会蜇你的。靠着灵敏的嗅觉，一旦有陌生者闯入，它们会紧紧的守护在一起，与人侵的“敌人”殊死搏斗，在投出自己的“匕首”同时也“壮烈殉职”。

春天又到了，百花盛开，一只只蜜蜂又在花丛中翩翩飞舞，唐朝诗人罗隐说得对，“采得百花成蜜后”，为我们辛苦为我们甜！

十日谈

你好，小昆虫
责编：杨晓晖